

《全唐诗》异文说略

杨 建 国

近几年，收集唐语资料之余，曾就《全唐诗》“一作”出注的文字差异现象作过一番系统考查。这些差异，自是前人依据不同版本对校的记录。形式上是用字的不同，内容上却关涉甚广。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，究其成因，大致不外“误”与“改”两宗。所谓“误”，自是无意识的疏漏；所谓“改”，倒常是有意识的“求善”。可以想见，如果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主要是因“误”而致，那它本身所能提供的语学研究价值自然有限；如果主要是因“改”而致，则其价值定然可观。沈佺期《洛阳道》中有删异文为：“白日青春道，轩裳半下一作夏朝。”（1031）诗中字当作“下”，“夏”乃因与“下”音同而误，“夏”与“下”之间，再无值得追究的地方。而沈佺期的《折杨柳》一诗又有异文为：“拭泪攀杨柳，长条腕一作宛，一作匝地垂。”（1033）此间，固可据庾信《杨柳歌》“河边杨柳百丈枝，别有长条腕地垂”而定沈诗句中字当作“腕”。但“宛”、“匝”与“腕”这组异文之间，却尚有可追寻之处。不同的用字，代入诗中义皆可通。这至少可以提示对诗意的别样理解。这里，显现了“改”者的“求善”用心。其意虽“妄”，却留下了一份值得后人推敲的语学资料。

系统观察《全唐诗》“一作”出注的文字差异之后，人们会接受这样的推断，即《全唐诗》“一作”出注的文字差异，大多

是由“改”而致；即使是“误”，常常也是似“误”而实“改”。这证明当年先后从事唐诗版本对校的人士，不少确是“诗家律手”。许多因“误”而致的异文，经他们先后甄别而一一舍弃不录，所以《全唐诗》方有今日这番面貌。正因如此，《全唐诗》“一作”出注的文字差异现象，才成了语学工作者颇为关注的资料。

笔者从事《全唐诗》“一作”校证过程中，加深了对一些语言现象的认识，增殖了不少语学知识。这篇文章，就想结合诗例谈谈有关问题，不当之处，祈请同仁指正。文中诗例均取自中华书局平装本分册《全唐诗》，例后概注诗题出现的页码，以便复检。

一、《全唐诗》异文种种

《全唐诗》异文是指“一作”前后的不同文字而言。如刘商《醉后》“春草一作月秋风老此身”句中(3463)，“草”与“月”的差别是，“草”为底本用字，“月”为校本或参校本用字。“月”自然是“草”的异文，但“草”也可视作“月”的异文。“草”与“月”互为异文，地位平等，究竟孰正孰误，要待勘后而定。就形式看，《全唐诗》出注的异文可以大致分为纵序异文与对应异文两大类。

所谓纵序异文，均由一组异文组成，组成项可以是双项，也可以是多项，只出现在同一句中。纵序异文的构成形式分别为①A，B。②A，B，C……下面分别列举实例。

①A，B。

从今忆万岁，天宝纪一作绍春秋。（王维《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》，1286）

还将两一作数行泪，遥寄海西头。（孟浩然《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》1635）

这里，A为“纪”，B为“绍”，余例同。各例异文仅A、B两项，均出现在同一句中，是为双项式纵序异文。

②A, B, C……

饶一作长，一作幸得迴天春，全胜老碧峯。（陆贄《禁中春松》，3287）

野鶻一作鷁，一作鷁，一作雉翻窺草，村船逆上溪。（杜甫《复愁》，2518）

是为多项式纵序异文。一般而言，诗人诗作流布愈广，则异文出现愈多。

所谓对应异文，均由两组相关异文组成，每组组成项只能是双项。这两组异文，可以出现在同一句中，也可以分别出现在上下句中。对应异文的构成形式有：①A, B; A, B。②A, B; B, A。③A, B; B; C。④A, B; C, A。⑤A, B; C, D。

①A, B; A, B。

久卧青一作名山云，遂为青一作名山客。（李白《日夕山中忽然有怀》，1856）

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一作情却有晴一作情。（刘禹锡《竹枝词》，4110）

一部《全唐诗》中，仅发现这两例。后一例，自是因谐音双关所致，一对好比谜面，一对好比谜底。

②A, B; B, A。

开襟当轩坐，意一作神泰神一作意飘飘。（白居易《月夜登阁避暑》，4657）

更就千村一作溪宿，溪一作村桥与剡通。（许浑《泛五云溪》，6128）

秋月高一作空悬空一作高碧外，仙郎静玩禁闱间。（白居易《八月十五日夜……》，（4846）

《全唐诗》中，这A、B两项常常是一对反义词，如：

玄孙扶向店前行，左一作右臂恐肩右一作左臂折。（《新丰折臂翁》，4693）

天子明堂欠梁木，此一作彼求彼一作此有两不知。（《涧底松》，4702）

①②两种对应异文的前后项各自成对，不能颠倒。如①中前组选A，后组必须选A；前组选B，后组必须选B。②中前组选A，后组必须选B；前组选B，后组必须选A。也就是说，它们的搭配是以“一作”为界，“一作”前为一对，“一作”后为一对，不能交叉。因此，①②两种对应异文都是平行式。

③A，B；B，C。

相一作幸逢幸一作当此日，相失恐来生。（姚合《过不疑上人院》，5683）

此时明一作行迳无行一作人迹，唯望徽之问寂寥。（方干《叙雪寄喻鳧》，7467）

④A，B；C，A。

池一作楼上与桥一作池边，难忘复可怜。（李商隐《月》，6166）

欲驰千里恋一作思，惟有一作恋凤门泉。（李德裕《寄茅山孙鍊师》，5391）

⑤A，B；C，D。

良人昨夜去，明月一作日又不圆一作还，（聂夷中·杂怨）（7300）

古苔封一作浅墨沼，深竹映一作旧书堂。（刘得仁《哭鲍溶有感》，6288）

千尺长条百尺枝，月一作丹桂星一作青榆相方蔽。（卢照邻《行路难》，518）

青衫脱下便狂歌，种薤一作李栽莎一小桃斫古坡。（姚合《罢武公县将入城》（5659）

西江帆挂一作过东风急，夏口城街一作衝楚塞遥。（李频
《鄂州头陀寺上方》，6807）

只要细细读读以上诗例，会发现③④⑤三种对应异文从搭配上看，自亦以“一作”分界为佳，和①②两种并无不同。但由于这三种对应异文的组成项是多项式而不是双项式，意义搭配上自然潜存有突破“一作”分界的可能。也就是说，它们除具有平行式外，也有可能出现交叉式。如“月一作丹桂星一作青榆相亏蔽”除有平行式“月桂星榆相亏蔽”或“丹桂青榆相亏蔽”外，也具有出现交叉式“月桂青榆相亏蔽”或“丹桂星榆相亏蔽”的可能。这些复杂的意义搭配可能，最能启示人们去追寻、想象异文产生的过程。这过程，可能是先误后改，也可能是改而又改，总之，不会是纯因“误”而出现的巧合。因此，《全唐诗》出注的对应异文的自身特点，昭示着它们都是因“改”而出现的产物。

《全唐诗》中出现的异文，就每组异文之间的意义关系考察，大致有三种情形。其一，异文之间实为一组近义词；其二，异文之间实为一组反义词；其三，异文之间意义上说不上有什么紧密的联系，可似乎又有那么点联系，而且联系的跨度也高下不同。为叙述简明，下面仅以双项式纵序异文为例，其它诸式，自可类推。

刘长卿《秋夜雨中诸公过灵光寺所居》（1511）“向人寒烛尽，带雨夜钟沈一作深”中，异文“沈”与“深”自为一对近义词。但用“沈”，言钟声之沈厚，用“深”，则言钟声之深邃。一字之差，听觉感受的辨别，细微而又清晰。孟浩然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“山光忽西落一作发，池月渐东上”（1620）中，异文“落”与“发”自可视作一对反义词。用“落”，写晚霞西没；用“发”，写晚霞始映。一字之差，池月初升的时差，也写得精细而形象。高适《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》“长歌达者杯中

物，大^{一作冷}笑前人身后名”（2218）中，“大”与“冷”的意义关连，则在若即若离之间。用“大”，喻其“狂”；用“冷”，则喻其“阴”。总之，这些异文的出现，无不反映了前人对诗意的别样理解，蕴含着前人对诗意细微体味的追求。今天，我们自然不必轻意冠以“妄改”而弃置不顾。

至于就形、音两面考察，异文之间，有些是一组形近字，有些是一组音近字。薛能《咏岛》“孤岛如江上，诗家犹^{一作独}闭门”中（6474），“犹”与“独”自是一对形近字。用“犹”，则言不必闭门，却依然闭门；用“独”，则言众家之中，唯此家闭门。卢照邻《赤谷安禅师塔》“水华竞^{一作镜}秋色，山翠含夕曛”（516）中，“竞”与“镜”自是一对音近字。但用“竞”，则水中争竞之动感晃然；用“镜”，则水中鉴映之静态凝然。这里，我们也不能仅仅以判定何者是“形近而误”，何者是“音近而误”为终结。

因此，校证《全唐诗》中的各种异文，目的只在于确定诗句原貌，而不在于删除异文。《全唐诗》中的异文，大有保留以作进一步研究的价值。今日如新编《全唐诗》，异文的处理，应十分审慎，万不可以意轻删，否则追悔莫及。

二、《全唐诗》异文证义

本文开头说过，《全唐诗》异文关涉的内容颇为广泛。因此，它的参证价值自不仅仅限于语学一面。笔者当年研读《左传》，曾写有《“莫敖”考踪》一文，载于《语言学论丛》十三辑中。当时曾据《左传》与《国语》互证，推断楚史所记“若敖”一称实即“莫敖”。可惜当时未及检索唐诗资料，结果漏收下面一则重要参证：“朝争屈原草，庙馁莫^{一作若敖}魂。”（李商隐《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》，4235）。诸如此类资料，《全唐诗》异文关涉颇多，宜另文专论。本节所谓“异文证义”，仅

就词义而言，旁不及逮。下面，拟分两种情形说说。

一种情形是，同组异文的意义，单看都很普通，不难理解。但在诗句之中该作何理解，也就是说它以何义项入诗，有时却要靠异文提证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（4817）可说妇孺皆知，其中两句，各本均作：“承欢侍宴无闲暇，春从春遊夜专夜”，而且“侍宴”一语几乎都释作“陪伴宴饮”。如果翻检《全唐诗》，“宴”字之下赫然记有“一作寝”字样。再读读下句的“夜专夜”，“侍宴”怕还是释作“陪侍寝息”更合白翁原意。经异文“寝”字提示，这里的“宴”所用义项应是“寝息”而不是“宴饮”。

再看崔融《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》（767）一诗的开头六句：“闻有冲天客，披云下帝畿。三年上宾去，千载忽来归。昔偶浮丘伯，今同丁令成。”第五句的“偶”字，自然也普通得很。参照第六句的“同”字，很容易认“偶”作“双”义、“对”义。但《全唐诗》于此“偶”下却注有“一作遇”。这提示此“偶”字当作“遇”字看。参以李白《凤吹笙曲》中的“莫学吹笙王子晋，一遇浮丘断不还”（1699）便可深信不疑了。而元稹《忆醉》“今朝偏遇一作偶醒时别，泪落风前忆醉时”（4562）与白居易《东南行一百韵……》“昔遇一作偶升平代，偏惭固陋躯”（4877）更提供了异文互证的实例。

另有一些字，义域中包含有相反义项。异文出注，自可确认。如“乞”有“给与”与“乞讨”相反义项，“厌”有“爱”与“恶”相反义项。以何项入诗？异文出注，一见便知，不必再费斟酌。下面两例，就是明证。

营州少年厌一作爱原野，狐裘蒙茸猎城下。（高适《营州歌》，2242）

司室爱尔尔须知，不信听取送一作乞鹤诗。（白居易《送鹤与裴相临别赠诗》，5057）

更有甚者，通过异文证义，可进一步确认某字之词性。李群玉《题王侍御宅》（6099）一诗为：

门向沧江碧岫开，地多鸥鹭少尘埃。

绿阴十里滩声里，闲自王家看竹来。

如仅此而已，末句中的“自”理解为“从”是个介字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体。可《全唐诗》却于“自”下注云“一作即”，这一来，这个“自”似乎该理解为“自然而然”之“自”，倒成了个副字。再体会一下诗题是《题王侍御宅》，这“自”字确乎不该作“从”解。

又，诗句字数有限，语气的表达，往往蕴含于上下诗句的“意合”之中。字面上，自然一时难于分辨。而异文的出现，常常揭示了诗中这种同形异趣的现象。唐时和尚诗人皎然的《春夜集陆处士居玩月》诗记录的两则异文（9210），很能说明这个现象。

欲赏芳菲肯一作不待辰，忘情人访有情人。西林可一作岂是无清景，祇为忘情不记春。

经异文提示，诗中“肯”“可”两字蕴含的反诘语气方得彰明。自然，这是整个句子反诘语义赋予此两字的意趣，而不是它们自身义域中固有的意义成分。

还有，一些词的基本意义保留至今，理解它们并不困难。但由于用域的缩小，原本带有的感情意向渐渐隐没。今日阅读唐人诗作，往往就难于尽品其味。且看白诗二例：

移他到此须为主，不别花人莫使看。（《戏题卢秘书新移蔷薇》，4868）

除却微之见应爱，人间少有别花人。（《见蔷薇花忆微之》，4882）

两例之中，皆有“别花人”之说。此“别”字，自是“辨识”“辨别”之义，似与今日并无不同。但《全唐诗》中，前首“别”

下注云“一作爱”，后首“别”下注云“一作惜”。两则异文似在提示，唐人用“别”，既有“辨别”之义，亦含“爱惜”之情。验之唐诗他处用例，此说可立。

不寄他人先寄我，应缘我是别茶人。（白居易《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》，4893）

山中好处无人别，涧梅伪作山中雪。（顾况《山中赠客》，2968）

山僧虽不饮，酤酒引陶潜。此意无人别，多为俗士嫌。（皎然《招韩武康章》，9194）

最后一例，“别”与“嫌”相对为之，印证此“别”确含“爱”意。其实，细细想来，由“识”而“爱”，是感情的自然延伸。只是今日“别”字用域缩小，这延伸的感情意向已尘封不彰。赖有异文提示，始再现其光华。

仅就以上例证可知，对于理解词的诗中用义，《全唐诗》异文的证义功能至少表现在义项的确认，词性的鉴别，语气表达的提示，感情意向的揭示四个方面。

另一种情形是，《全唐诗》异文可以用作诠释词义的参证资料。这方面，张相先生可说是首开先河。笔者曾据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（1957年第三版）作了一个简单的统计。全书分条有八百余项，其中采用唐诗异文以作参证的共有三十四条。它们是：

1. 须，犹虽也（36，原书页码，下同）。 2. 则，犹即也（46）。 3. 更，犹岂也（62）。 4. 解，犹得也（129）。 5. 稍，犹已也（178）。 6. 渐，犹正也（185）。 7. 暂，犹便也（188）。 8. 暂，犹偶也（189）。 9. 仅，庶几之辞（191）。 10. 共，甚辞，犹极也，苦也（197）。 11. 鬥，犹趁也（220）。 12. 肯，犹岂也（224）。 13. 肯，犹能也（225）。 14. 由，与犹同（235）。 15. 那，犹奈也（272）。 16. 奈，犹耐也（274）。 17. 定，疑问辞，犹

云究竟也 (302) 。 18. 似, 犹与也, 向也 (303) 。 19. 断, 犹尽也 (331) 。 20. 与, 犹如也, 比也, 共也 (395) 。 21. 与, 犹向也 (396) 。 22. 与, 犹为也 (396) 。 23. 与, 犹得也 (399) 。 24. 与, 犹谓也, 语也, 请也 (401) 。 25. 坐, 犹徒也, 空也 (411) 。 26. 中, 犹堪也, 合也, 行也 (418) 。 27. 到, 犹道也 (435) 。 28. 惜, 犹恐也 (523) 。 29. 谢, 犹让也 (548) 。 30. 谢, 犹语也 (549) 。 31. 闻, 犹趁也, 乘也 (556) 。 32. 讨, 犹寻也, 觅也 (570) 。 33. 博, 犹换也 (574) 。 34. 骨, 犹心也 (742) 。

《汇释》一书, 于考释“腴”、“剩”犹“真”、“俚”、“颇”、“多”, “門”、“闻”犹“趁”、“乘”尤为精彩。即使这样, 详检《全唐诗》异文, 仍有可补充处在。如韦庄《思归》“外地见花终寂寞, 异乡闻乐更凄凉” (8007), “更”下“一作剩”, 则可直接补入汇释文中。吴融《洛阳寒食道》“行客胜回首, 看看春日斜” (7856), “胜”下注云“一作腴, 一作频”, “剩”“腴”音同, “胜”与上二字音近, 例中自可通用, 而“频”乃上三字之释义字。崔液《上元夜六首》“谁家见月能闲坐, 何处闻灯不看来”, (667)“闻”下注云“一作逢”, 以“逢”释此“闻”, 最为贴切, 自可补《汇释》未备。至如“华阳旧地标神制, 石镜蛾眉真一作偏秀丽” (骆宾王《畴昔篇》, 835), “白发生偏一作太速, 教人不奈何” (岑参《叹白发》, 2103), 自是诠释程度副词“偏”的绝好异文参证。

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四记有“鲁直诗有《题扇》‘草色青青柳色黄’一首, 唐人贾至、赵嘏诗中皆有之, 山谷盖偶书扇上耳。至诗中作‘吹愁去’, 嘏诗中作‘吹愁却’, ‘却’字为是, 盖唐人语, 犹云‘吹却愁’也。”参以王适《古别离》“频年雁度无消息, 罢却一作去鸳鸯文何用织” (1015) 中的异文, 益证放

翁见事之明。

跨出《汇释》一书范围，《全唐诗》异文于冷僻字义的参证功能也颇明显。下面，略举数例以证。

《广韵》上声养韵：“廠，屋也。”韩偓《南安寓止》“此地三年偶寄家，枳篱茅廠一作屋共桑麻”（7809）。

《方言》卷三：“差，愈也。南楚病愈者谓之差。”《广韵》卦韵：“差，病除也。”姚合《题宣义池亭》“暂来还愈一作差疾，久住合成仙”（5678）。

老实说，“廠”义犹“屋”，“差”义犹“愈”，颇似南方方言用语，何况《方言》释“差”也有“南楚”之说。再看异文诗例所书地点，一为南安，一为金州，均与“南楚”多有牵扯，这怕也不是偶然的巧合。

《玉篇》卷二十五贝部：“货，呼卧切，卖也”。骆宾王《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》“掷果洛阳君有分，货一作卖酒成都妾亦然”（837）。

这些异文，当然不是无意识的讹误而成，恐怕也不是出于对诗章的别样理解而“妄改”，它们先前该是前人对诗中词语所作旁注的释文，后来别本方采作正文，自然是因为这些文字字义通俗易懂的缘故。

三、《全唐诗》异文考索

唐时距今，已有一千多年。千余年来，内外因素交织，语言的衍变，自然十分深刻。对于唐时语言现象，我们知之不多，所知欠明也是意料中事。由于一些异文含义，常使人处于似懂非懂之间，这就产生了异文考索的愿望和必要。所谓“异文考索”，就是对异文自身意义的追寻。如能寻出究竟，自然于语学知识有所增殖。本文不是专题考索，自无须广征博引，穷源究委，只想就几则诗例，说明《全唐诗》出注的异文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

语学研究的题目。

选得闲坊住，秋来草树肥。风前卷筒簟，雨里脱荷一作生衣。（张籍《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》，4322）

“荷衣”自屈赋启用以来，诗文中常见。“生衣”究为何物，尚无成说可稽。这情势，只得自去搜罗“生衣”用例以求通其解。

生衣宜水竹，小酒入诗篇。（戎昱《骆家亭子纳凉》，3019）

展张新小簟，熨贴旧生衣。（白居易《春末夏初闲游江郭二首》，4883）

揭瓮偷尝新熟酒，开箱试著旧生衣。（白居易《闲居春尽》，5169）

由诗例可知，春末夏初，唐人开始试著“生衣”。又是诗例报道，秋风乍起，唐人又该忙着收检“生衣”。

睡足景犹早，起初风乍凉。展张小屏幃，收拾生衣裳。（白居易《新秋晓兴》，5111）

夜来秋雨后，秋气飒然新。团扇先辞手，生衣不著身。（白居易《雨后秋凉》，5190）

自然，残暑秋热，生衣又复著身。

早阴江上散，残热日中来。却取生衣著，重拈竹簟开。（白居易《残暑招客》，4907）

秋思朝来起，侵人暑稍微。晓眠离北户，午饭尚生衣。（姚合《秋日寄李支使》，5638）

看来，唐时“生衣”几乎和“竹簟”、“团扇”同进退，它自然是指夏衣。脱了夏衣，自该换秋衣。有趣的是，唐人称秋衣为“熟衣”，恰与“生衣”配对而称。且看：

新霁乘轻履，初凉换熟衣。（白居易《西风》，5095）

炎凉迁次速如飞，又脱生衣著熟衣。（白居易《感秋咏

意》，5206)

八月萧条九月时，沙蝉海燕各分飞。杯盂未称尝生酒，
砧杵先催试熟衣。(方干《秋晚林中寄宾幕》，7472)

后一例，参读白居易《秋热》所咏“西江风候接南威，暑气常多秋气微。犹道江州最凉冷，至今九月著生衣”(4884)，尚可考知唐时长江中下游南岸气温概貌。

唐诗中，另尚有一“生衣”：

鱼锁生衣门不开，玉筐金月共尘埃。(鲍溶《期尽》，5528)

新鹰饱肉唯闲猎，旧剑生衣懒更磨。(雍陶《罢还边将》，5916)

此“生衣”自非衣名，实指金属制品锈蚀而生斑迹，乃一述宾词组。非金属物品发霉而生菌体，唐人则称“生醭”。

新茶已上焙，旧架忧生醭。(顾况《焙茶坞》，2960)
酒瓮全生醭，歌筵半委尘。(白居易《卧疾来早晚》，5201)

著处绡衣裂，戴次纱帽醭。(皮日休《吴中苦雨……》，7207)

今食品生霉，北方仍称“生醭”，江淮一带却称“生衣子”，两处之称，均其来有自。

《敦煌歌辞总编》卷三715页录有“生衣勿进紧纹纱，当背□连一朵花，宣下当时休遣织，近来宫里断奢华”一首，任二北先生云：“王建辞‘春风院院落花堆，金锁生衣掣不开’，花蕊录‘端午生衣进御床’，与此‘生衣’同义，指应时之新服。”据“生衣”考索，知王建辞中“生衣”与所论“生衣”并非一事，而“应时之新服”云云当确指“夏衣”。

至此，回读张籍原诗，“风前卷筒簟，雨里脱生衣”，恰为夏秋之际换季之举。异文“生衣”的考索，终使我们由不知而知。

又如：“晓耕翻露草，夜榜响溪石”（柳宗元《溪居》，3946），“夜榜”之榜一作塋。异文“榜”与“塋”，其义均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。为求确解，自得再行考求。

先看“塋”字。《说文》《玉篇》《广韵》未收此字，《集韵》宕韵：“塋，地畔也”，又显与诗意难合。再看“榜”字。

《说文》：“榜，所以辅弓弩，从木旁声”，显于诗意无补。但徐铉注云：“臣铉等案，李舟《切韵》一音比孟切，进船也。又音北朗切，木片也。”唐时李舟据孙愐等刊定的《唐韵》改订而成《切韵》，据徐铉案语，知唐时“榜”字音有两读，义亦有异。一隶去声映韵，比孟切，义为“进船”；一隶上声荡韵，北朗切，义为“木片”。《宋本玉篇》《宋本广韵》与《钜宋广韵》去声映韵均收“榜”字，义均释作“榜人、船人”，唯《集韵》释作“进舟也”。初看起来，“榜”读比孟切，义为“进船”，似是僻义。但细检唐诗用例，不意发现此“榜”字大量用例。为塞群疑，特抄录数例为证。

使妇提蚕筐，呼儿榜渔船。（储光羲《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》，1384）

便邀连榻坐，兼共榜船行。（元稹《黄明府诗》，4518）

吟君钓客词中说，便欲南归榜小船。（张籍《书怀寄元郎中》，4332）

榜舟鞭马取宾客，扫楼拂席排壶觞。（白居易《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呈周殷二判官》，4968）

自忆东吴榜舟日，蓼花沟水半篙强。（李郢《山行》，6854）

天公笈，方修次，且榜鸣篷来一醉。（皮日休《苦雨杂言寄鲁望》，7102）

南大研究生刘忠信同志告知，他家乡江苏东台一带，至今仍说“榜船”，“榜”字音读bèng，正合“比孟切”。

至此，回读柳诗“夜榜响溪石”，正所谓“夜行篙触石”也（姚合《舟行书事寄杭州崔员外》，5642）。这样，异文的考索，使我们由知之不明而了然于心矣。

此外，由于异文的引发，对于“人客”、“不调”、“等头”、“塞诏”、“差人”等的考辨，对于“称意”、“在处”、“即目”、“长头”等唐人习惯用语的认定，无一不加深我们的语学认识，扩展了我们语学研习的视野。

这篇文章，仅就《全唐诗》异文所反映的语言现象作了些简单介绍，目的在于说明，文献的研究固然有赖于语学知识，而文献研究的过程也会拓宽语学研究的思路，丰富语学研究的内容。待到语史研究与文史哲三方交汇之日，或许汉语史新的分支——文献语言学将会出现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